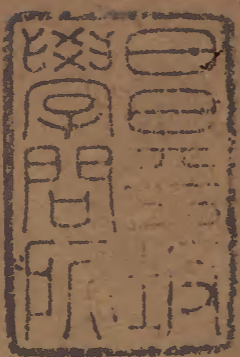


歷代通鑑輯覽



漢書門			
八	七	八	三
一	〇	三	號
七	八	函	類
冊	架	三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八	漢
五	函	七	冊
四	架	九	冊
冊	架	三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3	
冊數	79(16)		
函號	285	17	

廿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八

蜀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後主

章武元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元德涿郡涿郡治今順天人景帝子中山靖

王勝之裔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建

安未自為漢中王事具前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

辛丑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

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乃即帝位于武擔山名在成都府

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以魏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漢縣屬江夏郡今武昌府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懿之妹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

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

趙雲數語深切事勢獨怪諸葛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何此

日東伐竟不能盡軍事後乃追思法正乎

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位當因眾

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

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

聽乃畱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白率諸軍東下孫權

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先是諸葛瑾致牋于帝曰

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

別遣親人與漢相問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報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

無此權報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畱之子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

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

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

朝臣皆賀劉聘獨曰：權無故求

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貞魏主不聽。吳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已而吳遣中大夫趙者也。徐盛字文嚮，琅邪姑人。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已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寶，任子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覓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迷于決裂好名之舉，紛如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

咨字德度，入謝于魏。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南陽人。

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于禁而不善，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誦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遣使求珍物于吳。魏主丕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不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于國之選，亦不為榮。

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
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尚
得謂無虧全節耶既貪生
復好名于秋以下正論難
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
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
施行馬即周禮牲桓一木橫中兩木互穿施之于門以為約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以優
崇之。

孫權立子登字子高為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于是諸葛恪字元逸瑾之子張休字叔嗣

之顧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嘆吳人長子邵邵子陳

表字文與武之子武字烈盧江松滋人以選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

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

年幼辭之權遣西曹掾沈行謝魏魏主丕問曰聞太子

若此之議無所問也不善之沈以國為氏珩字仲山吳郡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

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以

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

水在今奉天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

二縣西又南逕承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此河

左右即漢遼東遼西所由分也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

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

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字國讓潁陽雍奴人為護烏桓校

尉使鎮撫之保塞鮮卑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軻比能

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壬寅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虢。

虢在荊州府宜都縣。今名虎腦背市。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

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

今宜都。漢夷道也。蜀漢置宜都

郡治

虢亭。

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

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後耳。諸將皆以為怯。

帝復自恨。

音恒。山。漢縣。今湖

北宜。昌府長陽縣。是縣西北有銀山。

遣武陵使馬良。

字季常。襄陽宜城人。

以金錦賜

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通朝聘。設佐輔。監國之屬。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虢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即白帝城。注見前。

帝自巫峽。

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

建平。

吳郡治。今巫山縣

也。胡三省曰。是時未有建平。史追書耳。

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

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

帝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吳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權

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

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

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

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宜昌府東湖縣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散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改魚復縣，曰永安。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傅彤。義陽人。為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字季然，閬中人。泝江而退，眾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諸葛亮與法正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黃權以道

絕不得還，遂率其眾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其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字文烈，操族子。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不

自將擊之。

魏主至，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胡三省注：在歷陽江邊。歷陽注見前。曹仁出濡須，曹真子

劉曄所說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丹、操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吳人。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

內難未弭，舉辭上書魏主，不求自改厲。又欲與子登求

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致，夕召兵還耳。

于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魏黃初二年改許昌曰許昌。

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于是與吳復通。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卯三年，寬考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號例，秦漢以下，凡正統之君曰帝，無統稱帝者曰某主。今刊本綱目于蜀志先主、大書昭烈

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仍書後主，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失于偶未及改也。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又按改元例，凡中歲而改元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建興二年。汪氏之說如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此今依之。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纜纜悉斷。魏軍

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偃旗鼓

示弱以誘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

常雕、主雙等襲中洲。桓部曲妻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

桓部曲妻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

卷之二十一

白拒秦秦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是時朱然字義封本姓施

氏朱治以為子方鎮江陵曹真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等圍之諸葛瑾

以兵來救為尚所卻于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真

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

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夏侯

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

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

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

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魏主丕即詔尚等從出

吳人擊之魏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

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

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

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

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

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

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

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

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向鄙哉

蜀漢帝禪

楊暉之言似是而非蓋當
時志國疑之曰其亮躬
親整頓國事何賴觀其發
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
見其忠亦矣不知此又何
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年十大赦

改元建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

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

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敵

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

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盡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

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

亮常白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

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

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

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

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

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及顛卒亮垂泣三日

楊顛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長也帥雍闓雍闓音開等以四郡益州永

越雋注叛

俱見前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為

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雋皆叛

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

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考昭烈

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及

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

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

魏武是以基字亦狹焉

魏以鍾繇為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字文惠陳上疏曰

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

蜀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七

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裨益。魏主不嘉納之。

遣尙書鄧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上初卽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卽遣芝于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

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妥輒改而封之。鄧芝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張溫字惠恕。吳人。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甲辰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不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士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

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

親御龍舟。循蔡蔡水。卽汴水。注見前。浮淮。如壽春。至廣

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名。注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

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于是旋師。丕問羣臣。權當

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

不至。

冬十一月戊申晦日食。

乙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遂

平四郡。

亮率眾討雍闓。

問計于叅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

之。馬謖字幼常。良之弟。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等。孟

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

于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

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滇益州治。今雲南府晉寧州是。益州

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

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

有廢殺之罪。自嫌。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七縱七擒爲記載所豔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虜。遣置同見戲一再爲甚。豈可七乎。卽云凡上之肉不足慮。而說轉試虜發神管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虜。搗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請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雍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淮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先是魏主丕議伐吳鮑勛字叔業諫曰往年龍舟飄蕩

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

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將濟言水道難通

不從十月如廣陵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東北臨江觀兵戎卒十

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

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

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字公禮吳人本姓俞氏賜姓為孫等率敢死士于

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

丙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甯護軍

陳到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楊顯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

出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
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
爾行威總無定見也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
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二耦為耦雖未
耕田器也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
注建安

中魏武分魏郡置東
西部都尉謂之三魏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

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畱界勛為治書執法太

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

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以壘未成為
解止而不舉也丕聞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
而議正刑五歲正結正
也五歲

兇鉗
刑三官廷尉正
監平也駭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

魏文以貸絹宿嫌免曹洪
官已失乎奪之正至鮑勛
守法不阿方當錄用以勵
羣下乃必欲真之於死徇
私怨而昧公義孫權之見
並不及矣

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後漢書百官志將軍
屬有刺姦掾主罪法

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並奏勛父信

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

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

而各不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

獄當死羣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

廉無今日又謂郭后后于黃初三年
由貴嬪立后曰洪今日死吾明

日敕帝廢汝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獻字元
明帝立是為魏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母
甄夫

人本袁熙妻文帝納之
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

愛之。不膏與獻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獻射其子。獻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不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丕疾篤。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

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轉政而卒。太子獻即位。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諡甄夫人曰文

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北。首陽山南。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

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

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

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大

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于寧。不許。徵為光

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更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

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成都人。叅軍蔣琬。字

琰。零陵人。

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

崩。陛下承之。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

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
眾議舉寵為督憲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
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
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
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馳驅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也至于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
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遂行郭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
郢人董允字休昭和之子向寵襄陽直城人向朗兪子

瀘水即古若水注見前亮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注見前陽平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

迎擊以問孫資字彥龍大原人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既險阻且必當更有所興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白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穀貴罷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濕穀薄絹為市嚴刑不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亭馬謖敗處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字子林惇中子考通鑑以楙為都督淵之子綱目因之今依魏志改注都督

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字文長義陽人曰楙主督

也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

直從褒中注見前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南東起商洛西盡洋關而東當

子午谷各路通南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南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不過十

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

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前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取

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

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

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

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獮道故城在今鞏昌府隴西縣

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

主獻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叅軍

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

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沔縣亦

有西縣故城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千餘家還漢中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謖

乃陷所置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叅軍

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

流涕撫其遺孤謖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

其有伏不敢備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

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

谷兵敗坐貶亮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

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

是亮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字伯約冀人詣亮降亮美其膽

智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詐以郡降于魏魏揚州

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

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

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字子璜錢唐人為

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夾石即今北峽山在安慶府桐城縣北挂車山名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翼衛休伏兵在桐城縣西

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

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

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言于帝畧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敵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漏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氏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段敗梟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按後出師表蜀志不載通鑑採裴

注補錄綱目稍刪 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今陝西鳳翔府寶

雞縣圍陳倉不克初曹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守其城及是亮進

攻之以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多燒死

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

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墻

亮又為地突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追

亮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

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漢縣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是長有所私用

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

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

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已七年。魏太和三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
注見陰平。

漢縣。魏置郡。今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

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

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

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

翼正。謝景。范曄。羊衝等為賓客。于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疑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曄。羊衝。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衝所言。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范曄。字孝敬。廣陵人。羊衝。南陽人。衝。古道字。胡綜

字偉。則汝南固始人。餘見前。于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為

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

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雖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

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

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

陽人。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主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

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

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于正統。謂考為皇稱，姬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于大將軍之上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

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九卿也。南陽劉廙常著

子賓客謝景稱之于遜，遜阿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啟，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

東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李悝法經，胡三省曰：漢志：法家者流，李悝三十二篇，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也。九百六卷，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馬鄭謂馬融鄭康成。

尚書衛覲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

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庚申八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

東漢清流取鑿不遠故董昭之說易行萬流以草野抗薦紳此乃豫附貴介君子所謂每况愈下而其為人心風俗之害則均也

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等以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胡三省注即通事郎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日中

書侍鄧颺字元茂南陽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元字

初尚之子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子廕

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亦魏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子烈

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容三人得豫于行司徒事董

昭上疏言之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以學問為本專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

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凡此諸

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

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

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漢縣今日城固屬漢中府九月魏

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出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

泝漢水由西城漢縣後漢末為郡今陝西與安州治是與真會漢中諸將

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胡三省曰陳羣以斜谷阻當作武都

險轉運恐見鈔截畱兵則損戰士不可叡從羣議真復

表從子午道遂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子成固赤坂在今

漢中府洋縣龍亭山東以待之名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

為江州都督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于是魏華

歆楊阜主肅字子雍等皆以為言叡乃詔真等班師是

亮遣魏延西入羌中與魏雍州刺史郭淮戰于陽谿大破之郭淮字伯濟太原人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先是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注見前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

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傲亮亮破之因大

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

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

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

郃攻南圍漢圍祁山之南也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

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

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飛矢卒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

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

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

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糧退以

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又與蔣琬董允

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

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藉張之事也梓潼漢縣後

漢未置郡于此今為縣屬四川綿州孝起陳震字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胡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

相問東阿王植上疏曰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

怒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

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

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

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如妾之家膏沐之造歲得再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語涉詆諆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王凌為布所愚而滿寵
察其詐才識去矣

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于此耳已敕行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不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出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感焉叡優文答報而已至是魏主叡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于阜陵漢縣晉後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字顏雲太原祁人伏兵阜陵以俟之凌膽布書請兵迎之征東

魏幸因寵能預防凌僅亡其一旅魏明既遠寵還而不能窮治凌之皇何以警庸臣衰乃公事者

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叡召之既至氣體康彊乃憇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子王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諡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禮所不備况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且又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職乎願陛

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遊凶
夫吉凶存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其亦奚益哉卓曰文
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不聽
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邪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于蒼梧注見前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眾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

脅奪其位魏拜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疑貳南

與吳通至是吳主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

時虞翻徒在交州先是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

仙翻指昭口被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周賀等行翻聞

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無

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字定公廣陵人為人所白復徙蒼

梧猛陵

漢縣吳因之故城在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考吳交州治南海郡翻由南海而徙蒼梧皆交

州地是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

以兵西擊于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斬之權始思翻言

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獻所親重曄有膽智善應變獻將

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獻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

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獻曰曄與吾

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終不答後因獨

見責獻曰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

臣恐敵國已聞之夫獻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

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哉子誠直言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

也暨亦或謂獻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

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

釣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
等語其罪浮於而後後言
者遠甚入而責獻不密出
而責暨云云儉邪變詐一
至是哉然獻必待屢詰而
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獻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

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魏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前注見井中

二十一年吳嘉禾二年二月魏主獻往觀之

改年曰青龍以摩陂為龍陂。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于魏。魏封淵

為樂浪公。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本風姓以國為氏等奉表稱臣于吳。吳主

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

貨尤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

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于魏。魏拜淵大司

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淵。陸遜辭綜字敬

文沛等上疏切諫權乃止。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

郡人張羣杜德黃疆等六十八人置元菟且等議曰吾觀此郡

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耻然後伏死

足以無恨就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于是陰相結約

未發為人所告且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都不能前乃

推且疆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之且疆行數日得達

句驪因宣權詔于其王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羣德並遣

還吳奉表稱臣且等至吳皆拜校尉句驪即高句驪

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曾孫胡三省曰句驪呼相似為

故名位宮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合肥新城也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請于其西



三十里依險立城徒見兵固守魏主獻從之至是吳主
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
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于眾中有自大之言今
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
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
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

字德信

為庾降都督

水經注寧州建寧郡故庾降

都督屯

建寧郡今雲南曲

是靖府

庾降都督張翼

字伯恭犍

用法嚴峻夷帥劉胄叛丞相

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或謂翼宜速即罪翼曰

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

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忠寬濟有度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民夷畏而愛之

甲寅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其法皆用木為之以機行止詳見諸葛氏

集杜佑通典載

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

而後用之至是悉眾七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

大舉

三月魏山陽公卒

魏主素服發哀諡曰漢孝獻皇帝

山陽公傳國至晉永嘉中為胡寇所滅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

木牛流馬世稱神奇殊不思巧工設機只可炫異目前豈能藉以任重致遠西法其明微也意亮當時軍實未繕與馬牛或不給於用因權宜制器以濟其難不過如秋馬機車之類非假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

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

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漢縣後漢移于葭故城在今縣西南今縣

北周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在鳳翔府郿縣西南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

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

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

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

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卻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一名焦湖本巢縣地後陷為湖周四百里跨合肥廬江舒城巢四

縣界有東口在巢縣西南水由此入江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入江夏河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字仲嗣入淮向

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

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較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

時漢軍方出武功吳人謂魏主必不能遠出叡乃使秦

朗字元明新興人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自率水軍御龍

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

遂退陸遜遣人奉表于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

陸遜觀白圍之戰持以鎮靜實不可及若瑾之舉措

驚皇適足債事耳

將奕其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

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若便遽退賊謂吾怖而

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

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聞遜名遠還赴城瑾便引

船出遜徐整步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

白圍托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千餘人而還。白圍。胡三省注。立圍屯于白河口。故名。白河。即清水。源出河南嵩縣。流逕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入漢。石陽。城名。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于禪陵。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引軍還。前

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

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

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

于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

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

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

謂大計孰有重於此者。福

豈直忘且福即不問亮亦自當及之。何待別去復還耶。此陳壽所以不入正史。特附見於楊戲讚中。

字孫德梓。道涪人。省視。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

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

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

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

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

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其陳聚細石為之。各

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今尚存。又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北。夔州府奉節縣南。亦皆有八陣圖遺跡。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

岸。即赤崖。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

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卽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攬初衛反。自後下前也。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雍

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

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胡三省注。卽王平。本養外家何姓。後復姓

王。此從于前禦延。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

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

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

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策贈亮印綬。

諡曰忠武。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菜八百株。薄田十

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

其所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怏怏怨謗

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

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

人不能故也。廖氏廖叔安之後。以國爲

氏。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汶山。注見前。

史臣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

行書不... 卷之二十八
罰服罪輪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情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宛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當帝遣中郎將宗預字德範南陽安衆人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于鄧芝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

嘉本漢青衣縣後漢改曰漢嘉蜀漢置郡自魏廢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謂亮平常密語諸僚佐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官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言色後軍師費禕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徒落反言失意也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詔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徒所復上書誹謗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

魏延之叛楊儀實激成之繼復嫉琬秉政怨憤不休與軍就魏云均韓信悔不聽蒯通語相似劉禪憤憤安能明正其悖逆之罪耶

時軍國多事，禱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

魏主獻既作許昌宮，宮有景福殿，在今河南許州東北。又治洛陽宮，起

昭陽大極殿，在洛陽故南宮，即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在漢崇德殿之地。

又欲平北芒，注見前。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

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害

邱陵，既夷將何以禦之，獻乃止。中書郎王基上疏曰：古

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

王基字伯輿，山東萊人，水以是秋，洛陽承華殿災，載舟，東野子御，俱見家語及荀子。

寮問太史令高堂隆，風俗通齊卿高恭，進食采工，高曰：堂後以為氏隆，字升平，泰山人。

漢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前。其義云何，對曰：此

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獻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通穀水過殿前，為王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山，使博士

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穀水，注見前。司南車，即指南車。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獻復以問隆，對曰：詩曰：

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

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

不可不深防而審慮也。獻為之動容。獻耽于內寵，婦官

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者六

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

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

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

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姦

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獻

常著禱，被縹綾半袖，少府楊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

獻默然，白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官人，召御

府吏問其數吏對曰密禁不得宣露卓怒杖而數之曰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獻問而愈嚴憚
之。輒克昌言謂以昌言自克也。稽說文曰小兒及
蠻夷頭衣半袖即半臂也。御府官名典宮婢少府屬。
秋八月魏立子芳字蘭為齊王。詢為秦王。

魏主獻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
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威王彭子。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氏池漢縣故城在今甘州府

山丹縣。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

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之象。又有文曰。大

討曹。魏主獻下詔班示。以為嘉瑞。任漢縣今屬直隸順德府令于

綽。以問鉅鹿張臻。字子明鉅鹿人徙居任臻曰。神以知來。不道既

支既曰大討曹猶詔班示
下以為嘉瑞獻雖下愚肯
為之哉於此可涉裡野之
謬

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

以此為晉繼魏之徵。

丙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夏四月。帝如渝。胡三省曰。即漢渝氏道。明史地理志。

四川茂州有觀汶水。晉書音義汶讀與岷同。元和志大。江

渝氏故城。觀汶水。一名汶江。江至彭州導江縣。有天彭

門。兩山相對如闕。蜀後主登觀坂看汶水之流。即此。旬日

而還。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注見前。又孛于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
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

歎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

字文舒太原晉陽人

應選昶為人謹

厚名其兄子曰默

字處靜

曰沈

字處道子曰渾

冲皆依謙實以見其意

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願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

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

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福

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

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毀則彼

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

于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

月

丁巳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

黃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魏主叡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

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曰司

馬公忠貞可為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

之知也

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扶摘羣臣細過以

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

弛原其所由非特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

曹版方在而先定廟號可
矣無過此者

故也。今上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于政事損益，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接亂其間，臣恐大臣盡懼，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
杜恕字伯務，畿之子。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圓方丘，南北郊。陳祥道禮書：祀天子南郊而北郊，地之上，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馬端臨曰：魏立圓方丘，又有南北郊。此用鄭康成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肅雖著論以攻之，人猶未宗其說也。考孔穎達禮疏：王肅聖證論以圓丘即郊，鄭氏以丘郊各異，故馬氏之論如此。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在今洛陽縣東南。為園丘，詔

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馬端臨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祫，諸侯禘一，禘一禘是也。考明帝此詔，蓋指大禘而言。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

于園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舜

堯女也。堯配祀天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于北郊，伊祁氏。

以武宣皇后配。考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于園丘也。王肅曰：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也。其說又各不同。魏明帝分郊丘為二，而合禘與園丘為一，是皆沿鄭氏之說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在河南府故洛陽城中。裴松之曰：芳林園即華林園。魏齊王芳印位。

因改名。魏主叡徙長安鐘虜橐駝銅人。秦始皇製，見前。承露盤，漢武帝製，亦見

前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即漢霸陵故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

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

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河東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

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

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

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

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

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將奏沐浴

以待命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秦收之詔勿問高堂隆

上疏曰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

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

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

重其稅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

不難乎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

命虜廷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

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

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糜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

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

燕巢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官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

之臣于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某時鎮撫皇畿翼

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

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字子嘉曰選

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

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

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字孔才廣平郡鄆人作都官考課

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

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若大

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黃門侍郎

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
其舜之量材授職固不例
止觀於呼喘之作之亦可
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
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
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此最考課之急務也
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以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
行必有賞罰隨之至于三公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
禱闕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
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
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其屬成規所以治未也本
綱未舉而造制未程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
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崔林字德孺河東人傳
報字蘭石北

久之事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
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般考之功狀則巧
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
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
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于人而決之在已雖求
于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掉然形于目中無所
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曰考績之法唐
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
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房劭校米鹽之課責
日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

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公孫淵設甲兵。為軍陳以見之。又數

對其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遣母邱儉。母邱。複姓。儉字仲恭。河東

聞喜人。齊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于遼隊。漢縣。後漢置

故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

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

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叡謂懿曰。公孫淵將何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

日。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

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

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

足。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吳人欲戮其使。羊銜

矣。

怒。而指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

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遠夷。義形萬里。

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吳王權勒兵謂淵

部。驛畧而歸。亦足以報事。曩事矣。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語見左氏傳。同

惡相拒之詞也。

二月。魏以韓暨字公至。南陽諸陽人。為司徒。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

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暨。亮直清

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于秘書

郎郤正。字令先。偃師人。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

印七卷... 卷之二十一... 蜀漢帝禪

五銖輕通中行之最爲
無弊周景王鑄大錢不久
即廢乃幣重之明驗也
法流通貴乎利用直百且
不可况當十乎

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
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調
藏于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
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
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
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千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秋八月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卑氏卑耳國之後
等將步騎數萬屯遼東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

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

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

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淵使衍等逆戰懿

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兩月餘不

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

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已雨霽懿乃作土山

地道楯櫓鈞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

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降淵使其相國王建等請解

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失指已爲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有明決者來淵復使侍中衛演乞
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

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既而城潰。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任質子也。

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

洛陽于是遼東帶方。本漢縣。公孫氏置為郡。樂浪元菟四郡皆平。

始公孫度以漢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詔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魏釁。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字昭子為大將軍。

字昭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幾。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

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

中護軍將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

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陛下既以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僻取合。或能工之。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推移賞罰。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

宇字彭祖為大將軍。夏侯元曹爽曹肇字長思秦朗等輔

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元肇心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

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

為。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

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

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

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我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

爽為大將軍。敵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已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于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前

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字平叔。進之孫。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畢軌。字昭先。東平人。鄧

颺。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何晏。于謐。字彥靖。沛國人。皆有才名。而急于富

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

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于人。可白天子。轉懿

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合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懿為太傅。

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

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者。傅嘏謂義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錙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煇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為揚州刺史。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

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

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

土稱之。是冬。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攻零陵桂陽諸郡。臨賀漢縣。吳置郡。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庚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春以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為越嶲太守。

初。丞相亮既歿。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胡三省注。安定。不縣。見于志。當是暫立。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疆獠。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冬。吳饑。

辛酉四年。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吳主權伐魏。命全琮畧淮南。決芍陂。朱然圍樊。諸葛瑾

攻柵中襄陽記。柵讀如租。在上黃界。魏將軍王凌與琮

戰敗之。司馬懿曰。柵中民夷十萬胡三省注。魏時夷王

此土地平敞宜桑。麻為沔南沃壤。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

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蔣琬徙屯涪即涪城。注見前。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

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即西城郡。魏收魏興。注見前。上庸會疾動

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

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

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列蠶食。摧其支黨。然吳

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刺史。若維征行

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

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字士載。棘陽人。行

陳注見前。項漢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是。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

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畧定。事在淮

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

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

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

可積三十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于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王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諸軍皆屬蔣琬。維領偏軍。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書甲子。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

蔣琬住涪。疾益甚。乃以平督漢中。

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春三月。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軍救之。魏軍敗走。

魏征西將軍夏侯元。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

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

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元自駱谷。

在西安府藍屋縣西南寰宇記駱谷道南通。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

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

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

泉陵據興姚。山名。在洋縣北。後魏于此置興

姚縣。唐改曰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

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基。時羽檄交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所逸代勞耳若以從容圍基爲足能辦賊

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為不及矣

子陵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久為記載家語集卷語

禕雖才優乎允其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煩禕乃欲以清淨名高豈可為法

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城也。來敏字叔達新野人。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言責任之大者。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胡三省注。白駱谷出扶風。隔以終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

夏四月丙辰朔日食。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因讓州職于禕。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尚書令時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不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毀之。旬日之中。已多愆。

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丑八年。魏正始六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吾氏夏昆。

字孔休。吳郡烏程人。

先是。吳太子登卒。吳主權立子和。字子為。太子霸。字子威。

為魯王。霸和同母弟也。權愛之。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

羣臣多以為言。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琫。

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之。官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

阿附交構。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將軍朱績。字公緒。宗不能禁。績不納。于是賓客侍從。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

權長女適全琫。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

有隙。權寢疾。遣太子請長沙桓王廟。太子如叔父張休。

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

徐世昌不遠千里

人以憂死。朱太子寵曰衰。霸黨楊竺。廣陵人。全寄從而

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

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吾粲請

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

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粲。時陸遜外甥顧譚亦以言

問遜。遜憤而卒。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諡曰恭。

琬卒。帝始自親國事。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性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

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

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字奉宗。南陽人。代允為侍中。祗

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

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

家令譙周諫曰：昔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者。遂理寃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

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臣願陛

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憂責在身者。不服

蓋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凡所增造。以成

先帝之志。不聽。譙周。字允南。西充國人。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秋。赦。大司農孟光。于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

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

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蜀漢帝禕

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
救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
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時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胡三省注羌等率眾來降

維以兵迎之遂徙于蜀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二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胡三省曰據魏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徒也晉諸臣欲增曹爽之

惡以遷字如之耳

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夏四月魏以徐邈字景山為司

空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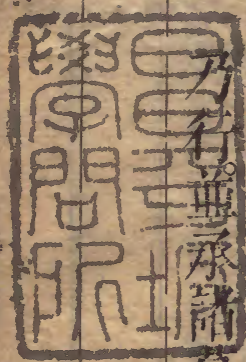
邈先為涼州刺史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州界肅清及是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

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邈與田

清節稱豫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懿書喻之豫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邈俱以大夫卒于家

五月以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于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有垂承諸葛亮之成規遵循不易



表此丁卯

